

《別問》

掛回電話筒，她癱坐在候診區的白色壓克力椅上。

她極需鬆懈全身的神經，但夜晚的闐靜將感官的敏銳放大到近乎歇斯底里的境界。左邊的老人拄著拐杖，一步一聲敲打著地面，像在踏青一樣穿出窗戶；右邊的小女孩蹲在販賣機旁玩球，身上一個甕大的洞貫透胸腹，剛好能塞進那顆球。

叮——電梯門打開，沒人出來，也沒人進去。她稍稍側過頭，果然，一個七八歲的男孩「站」在電梯裡按著開門關門鍵，臉上是狡黠的淘氣的笑。所謂「站」只是一種猜測，因為小男孩的腰際以下空空如也，她無從得知他究竟是站是跪或者其他姿勢。

到了此刻，這些惱人的多餘景象仍揮之不去。只要她的眼睛耳朵還有功能，這些別人聽不見、看不見的聲音畫面，就像兩軌不一樣的視訊與音訊，交疊在一張畫格內播放。

她的世界就是一方永遠無法安靜的畫格。

護士輕聲地告知她，丈夫轉入加護病房，可以前去探視他了。她點點頭，顯出並不驚慌的樣子。事實上她一路很冷靜，因為從貨車翻覆的高速公路到醫院急診室之間，她看著他昏迷不醒血流如注的軀體再看著四周，很好，沒見到飄流在天上的張東來。這是好事，至少在她的認知裡，這表示他的生命還與她在相同的次元脈動。

像隻窺伺熟睡的主人的貓，她將長年因接觸水果而粗糙乾癟的手輕貼住透明玻璃，仔細審就病床上吊著點滴的，她陪了半輩子的男人。

即使隔著氧氣罩，他的臉依然散發出老實、誠懇、可靠，種種內斂而穩健的風華。她微微幽幽地皺半下眉。躺在這兒的這個男人，真是那個張東來嗎？明知這個疑惑愚昧得很，她忍不住還是問了自己。

那如果不是呢？

會不會當他醒來後，不再是每回她在半真半假的夢中驚醒，和她並肩相依，輕輕撫她的髮，讓她聽他規律的心跳聲的男人。

她太清楚這世界有多少肉眼看不見的「外力」足以影響自然規則。

「張太太，麻煩來櫃台登記一下住院手續。」她出神著，沒注意護士已在她身邊。

「嗯。」她隨護士離開，身體左旋一百八十度的半秒間，一縷白影以極不自然的方式滑溜出視線。又來了，她想。對於這些事物她細膩而周延的觀察力，讓她立刻能確認方才視網膜裡出現的形象：一個女人的笑。嗯，妖嬈而嫵媚的笑。

再回頭時，白影溶解在加護病房外掛著油畫的水泥牆面，如受烈陽曬乾的水漬，了無痕跡。

又坐在白色的壓克力椅上。現在她手中有兩大張表格資料需要填寫。

她在患者姓名那一欄填上「張東來」三個字。

和他的人不同，東來的簽名龍飛鳳舞，很有一股橫衝直撞的叛逆味道。也許是趕吧，他每天要載兩台貨車的水果，從彰化開車到三重，分裝、配送、收款。一切都得在天未

亮前完成。剛畢業的她在親戚的水果行幫忙，拿著單據給他簽收。他一邊匆忙簽著，一邊用毛巾擦汗，將單據遞回給她時，很快的說聲謝，接著轉頭而去，在迷茫的晨霧中消失。

她起先一句話也不敢回。小時候，她與別人看不到的爺爺奶奶聊天，老人家有時和她問路，有時對她抱怨子女，清明重陽沒個消息。她總是與他們聊得很愉快，直到父母親對她喝叱：「妳在跟誰說話？不要裝神裝鬼的！」

她不懂，回答老人家有什麼不對。這是禮貌。

有回她和路上遇到的女孩一起到河邊玩，兩個人玩紙娃娃野餐的遊戲，天黑了才回家。父母問她和誰玩去了，她照實回答。父親忽然罵她：「還說謊，你林阿伯說看見你自己一個在河邊玩耍一整天，還說和別人去！」

到那時她才知道，有些東西只有自己看得見、聽得見。

她擔心張東來也是一個只有她才看得見的人。

她捧著還沒看完的小說，坐在醬褐色的矮藤椅上，門外的天是一匹泛透殷紅的深紫綢緞，踟躕著將亮未亮。清霧冷冽，街頭的霓虹招牌遲緩地交替明滅。張東來怎麼還沒來？還是他不會來了？

當她恍惚察覺到，自己下意識地期待每天排開霧靄的車燈裡，有個高高瘦瘦、身穿白色背心的男子。她很難分辨這種期待究竟應不應該出現在她的世界裡，甚至隨著這種期待，接近她的呼吸與心跳。

她沒機會理清錯綜複雜的思緒，小貨車的車燈打亮藤椅前的門檻。張東來來了。他還是來了，簽完名，他對她說：「我要在台北開一間水果行，來幫忙好嗎？」

賣水果與她喜歡看小說並不衝突，於是她接受了他的邀請。成為他的第一位員工。他在果菜市場租了一個小攤位，每天販售固定份量的水果。她只要負責收錢、找錢即可，搬運、採收、以及配送到其他水果行的工作，還是張東來獨力完成。

她漸漸分得出她「應該」看見和「不應該」看見的人們有什麼區別，它們沒有影子、沒有固定的體溫，不用依靠平衡感支撐身體，所以能做出許多奇奇怪怪的動作。

爲了避免麻煩，她不再和這些常人見不到的人事物有所接觸，寧願躲回小說裡更爲光怪陸離的世界，假設那個世界才是真實的，而她的世界只是小說裡沒人願意理睬的無聊國度。

張東來有時會請她吃飯，大多是在市場後面小巷子裡的牛肉麵攤。她走進店門口，看看右邊，又看看左邊，最後決定坐左邊的位子。張東來好奇，問她爲什麼不坐右邊，她低聲的說：「有人坐了。」

他看著空無一人的桌椅，搔搔頭沒接話。

填完住院的表格，她到醫院外面的便利超商買了兩瓶水、一碗泡麵，還有一包七星

香煙。她並不抽煙，這買煙的習慣已持續了二十年，爲了坐在駕駛座上的東來買的。

夜愈來愈深了，踏在不安穩的岑寂裡，她不經意地將絨毛外套的拉鏈往上拉了些。孩子們正坐著火車趕來，預計還有一段時間才會到。雖然她一直安撫著焦急的他們，試圖不讓他們對於意外的發生過程瞭解太多。

在醫院一樓等電梯時，緊急出口的樓梯間傳來哭叫與奔跑聲。她知道這是小孩們的聲音，只有她聽得到的聲音。這裡是醫院啊，照理說應該是最安靜最寧和的場所，爲什麼她還得忍受這種噪音？

電梯門開了，一個病人樣貌的男子蜷曲在電梯內側，很有禮貌地對她點頭。他臉色蒼白，黑眼圈極重，幾天幾夜沒睡好的樣子。電梯裡的鏡子卻照不出他瘦弱的背影。

她走進電梯，按了加護病房那層樓的按鈕，原先想當作沒看見他，又忽然像放棄了某種堅持多年的清高與防衛，也許今夜她真的累了，累得不想再假裝自己只是平常人。她回頭，以一種平等的搭電梯的同路人姿態問他：「去幾樓？」

男子朝她笑了笑，搖搖頭，沒說話。電梯到了，她走出門，看著他消失在合起的門縫間。他們什麼時候能離開這間醫院？她想，也許是很久很久之後了吧。

很多事，時間未到之前，是不會有結果的。

踏過長廊的大理石地，規律的腳步清脆如單音節。

她思考著若是東來醒過來，要告訴他什麼、要詢問他什麼。這兩件事是同等重要的，即使她向來不擅長表達，也不擅長追問。

是不是不要問會好一些呢？她很想找到一些不問的理由，說服自己當作什麼事也沒有。有的，她有很多很多理由，足夠她選擇盈目不見、充耳不聞。

她猶疑的腳步聲像關起的水龍頭，在遲緩的幾下滴答後落進死寂。她又回到那面透明玻璃窗前，面對著無法言語的丈夫。他用他一貫的沉默，回應她滿腹的委屈、懷疑、憐惜，她突然覺得張東來是個很卑鄙的人，用這種手段阻止了她的追問，彷彿他才是飽受苦難的一家之主，一切都是她在無理取鬧。

是我在無理取鬧嗎？你給我起來啊，張東來。

像用硬幣刮去的浮水印，病床左側的牆壁裡走出一條柔淡纖細的女子形影。也許不該用走這個字，倒比較像是立在軌道上的推車順緩地飄了進來。半透明的軀體在病床邊慢慢浮現全豹，並且低頭端詳病床上的人。

那幾秒鐘像是被放大拉長了百萬倍，在她的瞳孔中伸縮延展，形成既自然又不合常理的畫面。接著，人形旋轉九十度，正好直對她站的位置。

是那個女人的笑，妖嬈而嫵媚的笑。

他們約會的地點不多，因爲她愛看小說的緣故，東來常與她往租書店跑。她輕推著黑色膠框眼鏡，沉浸在忽而浪漫忽而驚悚的情節裡。他抱著兩本棒球漫畫，百無聊賴地

坐在她對面。

偶爾她的注意力會被某些張東來看不見的東西吸引，他順著她的目光看去，怎麼也瞧不出玄機。

「男的女的？」他問。

「都有。」

「他們在做什麼？」

「看書。」

「他們也看書喔？」

「嗯。」

說完她又低頭看起小說，任由他使用不太豐富的想像力，拼湊那些可能是她眼球裡的視象。他既懵懂而又神往這似有若無、虛實交錯的兩個世界集合起來的奇異情調。

一天下午搬完貨、收了攤，東來和她又到小巷裡的牛肉麵攤吃麵。

六月的大熱天，曬得他粗黑的雙臂滲出一顆又一顆豆大的汗珠。他吃麵時聲響很大，鯨魚吸水似的氣勢驚人。她細嚼慢嚥的一口口吃著，偶爾夾些鹹菜到他的碗裡。麵攤的電視畫面雜訊很多，茲茲查查的干擾聲像熱天的蚊群繞著食物飛。

嚼完半口麵，他抬起頭來。「我們結婚好了。」

她也抬起頭，看著他，接著又往天花板看。

東來緊張起來：「上面有什麼嗎？」

「沒有，我在考慮。」

她的父母一直擔心她看得見奇怪東西的「症狀」，會讓她找不到適合的人家。看見上門提親的東來木訥甚至有些結巴的樣子，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

嫁進張家的那天，他們恭恭敬敬地在神主牌前跪下、磕頭。她看見一男一女兩位老人家，攜手坐在客廳裡的桃木實心長椅上，對她慈祥地笑。她知道那是東來已經亡故的雙親，最後一次來參與他的人生大事。

她還是每天到果菜市場裡的水果攤工作，唯一不同的是從員工變成了老闆娘。她開始會早起隨東來開車南下載貨，凌晨的天色有時帶著詭譎而瑰麗的藍紫霓彩。運載各種蔬果青菜的卡車，則是夜裡發出咆哮的巨獸，他們的生活就在這咆哮聲中一天天進化至另一種叫做家庭的形態。

她到茶水間撕開泡麵的塑膠包裝，倒入錫箔包的配料與醬汁。熱水冒著煙，滾滾沖擊黍黃色的脆硬麵塊。蓋上紙蓋，她捧著麵碗走回候診區，在最右邊的角落位子坐了下來。

年紀大了，站一會兒腿就痠。她用一隻手輕輕揉著自己的大腿髀肉。

她們兩人並肩而坐，等著泡麵煮熟——即使在旁人眼裡，明明只有她自己一個。

她低頭看麵碗蓋，像自言自語的問：「你認識我先生？」
帶著荷葉漾起的漣漪似的淺淺笑容，她身邊的半透明女子輕聲說：「是的。」
當然這回答還是只有她聽得見。

「喔，那應該是……這裡的五年前吧，妳還記得，那時候也出了一場車禍嗎？妳先生載著妳，在高速公路上。一台紅色轎車剎車失靈，連續追撞好幾台車……」

她點點頭，回想那天國道上的滿目瘡痍，散亂的車體與斷續的哀嚎，夾雜著喇叭聲與濃烈的廢氣，她意識清醒著，卻渾身動彈不得。一隻有力而熟悉的臂膀，將她抱出車外，安置在路肩。

「先別動，在這裡等我。」這是東來跟她說的話。

「我那時開車載著我的小女兒，因為車體被撞得扭曲變形，我的女兒被卡在後座。你先生第一時間把車門撬開，救了我的小女兒。」她的聲音彷彿樹陰下飛舞的棉絮，伴隨隱約而細小的回音，在寬闊昏暗的醫院裡，竟不令人感覺害怕。

更像是天使的聲音。

「我自己最後沒能回到人間，按理說應該去報到，但我因緣際會知道你先生有一場車劫，我決定先留在這間醫院，等你先生來時為他盡一份力，報答他的恩情。」

掀開麵碗蓋，濕熱的煙氣薰上眼睛，視線忽然有點模糊。她懂的，東來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他總是會先保護身邊的人，甚至是他不相識的陌生人，他也同樣會伸出手。

「你的先生，是個好人。」

「謝謝……」心頭突的一跳，她的回答有些心虛，她不敢告訴她，發生車禍的經過，以及她刻意壓抑的不安。

「幫完他這一次，我也該回去該去的地方了……請幫我好好照顧你先生喔，祝你們幸福快樂……」

她轉過頭，看著那個女人的形影淡入空氣中，化成氤氳一樣的白霧，一點一滴與細小的氣體分子合而為一，終於消散天地。

這次她才看清楚，原來她臉上的笑並不妖嬈，更不嫵媚。再銳利的眼睛、再敏感的耳朵，一旦蒙上了情愫與成見，所有的感知便不再正確。

如果只是看錯了，那麼，她是不是還看錯了一些事？

女兒上國中的那一年，她生了一場大病。原先只是尋常的熱感冒，卻併發許多嚴重的症狀。她在病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兩個月，肺裡像有一顆充氣充太滿的彈力球忽脹忽縮，連呼吸都感覺劇烈不適。

後來聽兒子說起，她一共進了手術室五次。她不能真切地理解這個數字所代表的意義，幾十個晝夜的昏昏沉沉，她唯一的記憶就是很多很多男女老幼的臉孔在四周打轉，笑的哭的生氣的恐懼的。耳裡的音樂始終是一首扭曲變調又脫序落拍的交響曲，諾曼第

似轟炸她的聽覺神經。

那次病後，她變得更為謹慎而多疑，有時會做出連東來都無法理解的舉動。一回兒子發高燒，好幾天吃不下東西，她跑到好幾間寺廟求來符水，一股腦的灌進兒子的嘴裡。

「一定是樓下那個姓王的，人都死了還要作怪！把孩子嚇成這樣！」一邊餵符水，她一邊喃喃地念著。

不愛念書的女兒開始翹家，又常和父母頂嘴，每回被她毒打一頓，她邊打邊罵著：「不學好、不學好！天天去那些亂七八糟的地方鬼混，淨把髒東西吸到身上來！妳自己不打緊，也不怕爸媽和你哥哥被那些東西給纏上了！」

東來要她別說這些話嚇著小孩子，她近乎是反彈似地對他低吼：「連你也不相信我可以看到那些東西嗎！我是爲了小孩子好，不然我幹嘛這麼辛苦！」

東來被她幾句搶白弄得火從心起，臉色暗沉下來：「我不是不相信，但是妳時不時講這種話，搞得孩子們也疑神疑鬼的，我怎麼教他們。」

她更加不平了：「你的意思是，我教孩子們的都是不對的東西，只有你教的才是對的是吧？」

「妳爲什麼一定要曲解我的意思？」

「我沒有曲解，你就是這個意思。」

東來沒有回話，下樓開車載貨去了。留下她坐在客廳裡，面對神龕上兩盞燻紅的燭臺燈火。她理直而氣壯地看著神龕中間的牌位，我這是在爲你們張家的子孫好啊！

微微的輕顫，將她從淺層的夢囈中喚醒。不知不覺竟坐在候診區打起了盹，連吃完的泡麵盒都還放在一旁。她看了看壁上的掛鐘，四點了，窗外的風正是最冷的時候，她將身體再往外套裡瑟縮一截，試圖阻止熱量流失。

這是今晚第三次她來到玻璃窗前。她感覺東來的臉色較之前好上了許多，也或許只是錯覺吧。

今天她想起的事太多了，多得讓她的頭像灌了鉛一樣的重。至於那個接近東來、坐在她身邊的女子所說的一番話，這時想來也是真假參半，甚至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發生過這回事。

「那種東西……會來幫人？」她細長娟秀的眉毛隨問句搖擺，在她臉上形成一道傾斜的筆刷。

滴、滴、滴。

綠色的曲線有規律地起伏在冷光面板上，隨著東來的脈搏震動，傳達出生命的訊息。

這樣的節奏，太過熟悉。也許是因爲體質特殊，她的夜晚總伴隨真實得深入肌理的噩夢，驚醒在冷汗沁溼被褥的黑暗房間。東來不是熟睡的人，一有騷動便醒轉過來。他與她坐在床上，輕輕地拍她肩膀。

滴、滴、滴。

是東來的心跳聲。

然後，東來張開了眼睛。

他吐出濃重的濁氣，氧氣罩立刻霧得只剩一片迷離的白。

她的眼睛也霧了，不是老花的緣故。幾顆水珠滑入眼窩下的細紋裡，橫流成溼潤透明的水痕。

半年前東來去喝了一場老同學嫁女兒的喜酒，平素談吐低調的他，難得也露出狼狽的張揚神態。畢竟是喝得太醉了，回到家裡時跌跌撞撞的，嘴裡還嚷嚷著要她再去買酒來。

她將他攙扶進房裡，一面責怪他怎麼喝成這樣。東來忽然使勁將她壓倒在床上，就要伸手去解開她的衣服。她嗅到他滿身紹興酒與黃魚腥的味道，嫌惡地將他推開：「喝醉了就快睡啦！別這樣！」

東來忽然哼了一聲，起身摔門走了出去。她擔心他酒醉未醒，這會兒出門可能有危險。當她追出去時，東來和他的貨車都已不見了。

那一夜過後，東來似乎沒什麼變化，開車載貨、上市場擺攤、將賣剩的水果送給左鄰右舍。所有的舉止如常，然而她的眼睛捕攝到的一絲一毫全是細微的變化：東來對她愈來愈冷漠，同她說話的次數愈來愈少，不在家的時間愈來愈多。

如果僅止於此，也許她的猜忌無法落實。家裡開始有幾通奇怪的電話，話筒那頭是年輕女子的聲音，支支吾吾說不出要找誰，講沒兩句就掛斷。有時東來接起電話，窸窣窸窣地說了幾句，沒多久便找藉口開車出門，當然更不准她跟。

她待在水果攤的時間開始像等待花落的漫長，朝夕惦念著東來這時人在何方，跟誰在一起？她偶爾開口問上幾句，東來總說她想太多了，只是送貨延遲了些時間，別疑神疑鬼的。

疑神疑鬼。

真的是我疑神疑鬼嗎？她開始惱恨她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她的任何疑慮、任何感受，一旦被冠上了這四個大字，彷彿全是子虛烏有的憑空幻想。

她決心洗清她所揹負的疑神疑鬼的罪名，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證明真有那個年輕女子的存在，而且東來就是和這個女子廝混不清！

她偷偷地在東來的貨車上裝了一支錄音筆，並每天趁他熟睡時窺看他的手機簡訊。但是幾個月下來仍無所獲，反而得知東來比往常更加頻繁地參與酒席聚會，也許是冀望依靠酒精麻痺一些不愉快。

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錄到了東來與那個女子的對話。

「要去哪裡？」

「就老地方吧，比較方便。」

「嗯，我先下車買好了。」

一字一句都好比鋒銳的繡花針，蠻橫地挑起她管理妒恨與憤怒的神經。她沒想到(或者早就想到了?)，東來竟然真的背叛她，在外面有女人。

她用讀小說培養出的想像力，描繪千百張東來和那女人在一起的圖片。甚至那個女人就坐在以往她坐的副駕駛座上。這些她看不見的畫面，遠比她所能看見的那些不在正常世界的人事物來得更令她驚恐與膽怯。

她不敢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甚至一度想隱瞞她自己。但她無法忍受陪伴她幾十年的男人，用太太「疑神疑鬼」的罪名去掩飾他的家庭的不忠。她所見的一切都是真的，都是實實在在發生的，只是你們看不見、聽不到而已。

錄音機反覆播放著東來與那女子的對話。她發現她將自己推入進退維谷的窘境中。她一向謹慎，謹慎到不敢揭發這事實，又太害怕破碎，破碎的家意指四顆破碎的心，再難拼回原貌。

但這是她在她人生裡做的第一件，最能證明她是正常人的事。如果就此忍氣吞聲了，表示她默認一切加諸在她身上的偏見。她決定要向東來問個明白。

於是她帶著錄音筆，坐上了副駕駛座。

一如往常，東來與她開車到雲林的古坑載運剛採收的橘子。九點多，夜正喧嘩著，一盞又一盞飛逝過的橙黃路燈，倒映車窗上他們如霜冷淡而各有所思的臉。

好，開口吧。

只要他否認，就給他聽錄音。

那如果他承認了呢？

「砰」一聲響，車身開始向右打滑，東來急踩剎車，然而為時已晚。眼看著就要撞上右邊的遊覽車，東來忽然硬將方向盤往左一轉，拉起手剎車，車體受力旋轉，接著向左翻覆拖行了十幾公尺，橫躺在高速公路上。

如果當時東來沒將方向盤向左轉，車子撞上遊覽車，坐在副駕駛座的她會變成什麼樣子？

而現在，她幾乎是毫髮無傷的站在加護病房外，看著全身多處骨折，裹著紗布、打著點滴、戴著氧氣罩的東來倒在病床上。他睜開雙眼，好像正使盡力氣對她笑。

她將想問東來的話，一句句錄進錄音筆裡，然後把它丟進資源回收桶中。

走在醫院的冷清的長廊上，她的眼與耳如同嘉年華般熱鬧。

來來去去的孩子老人、交談與嬉戲、飛簷與走壁……這些依舊只有出現在她的生命與感官裡。然而她覺得一切忽然輕盈起來。她像看 3D 電影般走出一層層虛擬的藍幕，盡頭處是一整片的透明玻璃窗，還有窗裡賣了三十年水果的男人。

她突然明白，也許在貨車爆胎的當下，真有一股她所看不見的外力，干預了她的世界，使她的人生往另一個方向急轉直下。

原來她看不見的，還有很多很多。